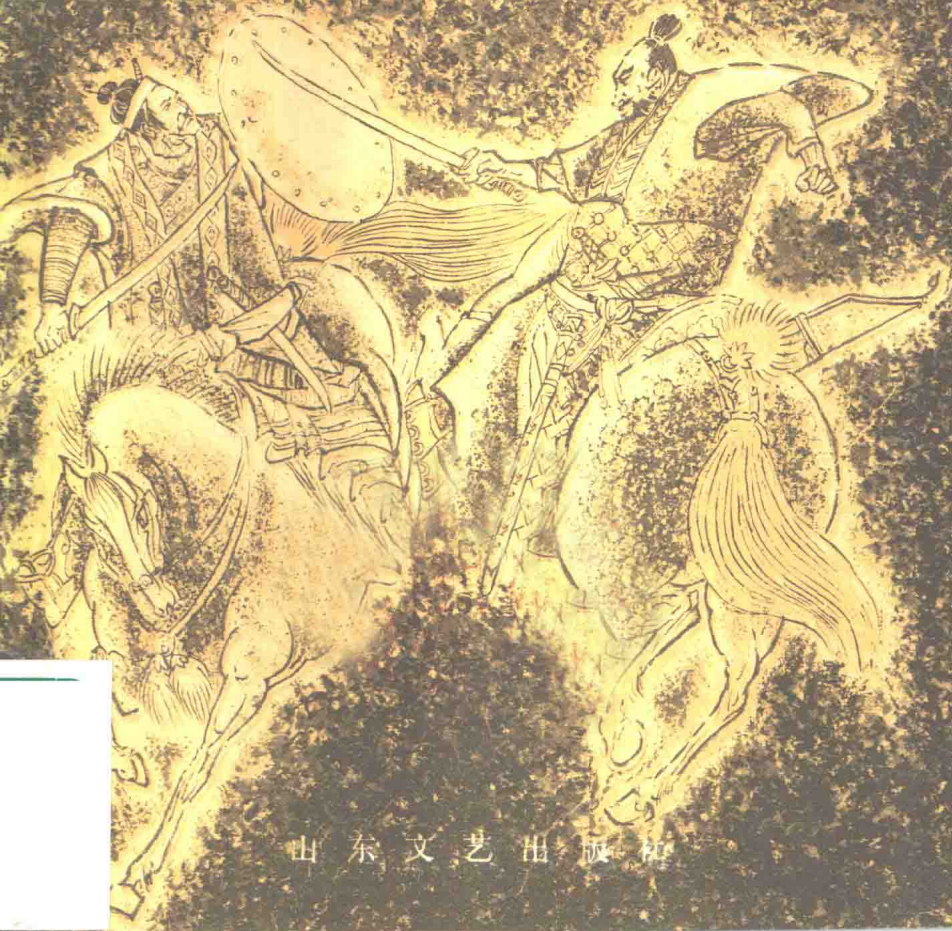


日本剑侠宫本武藏

(日) 小山胜清 著
岱 北 译

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日本剑侠宫本武藏

第二册

〔日〕小山胜清著

岱 北译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五年·济南

目 录

第三十章	妖 魔	1
第三十一章	心照不宣	11
第三十二章	狂 飙	45
第三十三章	届 期	70
第三十四章	山 雨	78
第三十五章	荒 野	95
第三十六章	迷 路	108
第三十七章	剧 变	119
第三十八章	复 活	130
第三十九章	岁月如流	153
第四十章	天 外 天	175
第四十一章	浪 人 馆	191
第四十二章	伊 织	214
第四十三章	漩 涡	241
第四十四章	因缘际会	270
第四十五章	江 户 城	289
第四十六章	扑火飞蛾	315
第四十七章	万里一空	334
第四十八章	京 殿	346
第四十九章	宿 缘	360
第五十章	幽 居	380

第三十章 妖 魔

同一时候——

鸭甚内正坐在一间家具杂陈的楼上，把那本“富本武藏罪孽记”改了又读，读了又改，窃窃自喜。

这里是流注于小仓，穿城而过的紫川河口，长滨町街尾的杂货店楼上。甚内对这次的作战，处理得极为慎重，把岸孙六安置在小仓城内，古船场町一间旅店山本屋中，作为同志的联络中心，而将其他的人分住在周围的各部落。

他因自己认识很多小仓藩士，当然不敢住在城内，而且深居简出，支使浪人们与岸孙六等取得联系，而以小楼一室，作为发号施令之地。

火钵的火已熄了。

秋夜的寒意，浸浸地逼人，甚内打一个寒噤，放下笔侧耳静听。他站起来，轻轻地推开后窗。从那里向下望，看得见独院的窗口，仍透出灯光，映着朦胧的人影。

“哦，还没有睡？”

他困惑地耸了耸断臂的肩膀，眨着两眼。但象是下了决心，蹑脚走下楼梯，皱着眉心，踏过吱吱作响的廊下，站在

独院之前。

“铃小姐，我能进去吗？”

房中象嘲弄似地回道：

“啊哟哟，甚内哥，你还醒着？”

“你不也是一样醒着！”

“你是从后窗上看的？……既已来了，只好请你进来。”

这里与楼上不同，整理得有条不紊，是很风趣的一间茶室。这家的上代，是京都下来的商人，懂得茶道，才有这么一间独院的茶室，砖砌的炉中，燃着熊熊的炭火，铁壶中的沸水，吱吱地响着。

“呀，好暖和！”

甚内在炉前盘膝而坐朝着铃姑。

“这样晚了，在做什么哪？我是在校订武藏の罪孽记。”

铃姑竟出乎意外地悄然说：

“东想西想……今晚怎么也不能入睡，想起小时候，想起妈来。”

“孝心可嘉！”

“也想起小次郎先生。”

“你不是一个平常女子，自视不凡，而竟看上小次郎这样的莽汉。”

“可不是吗！不是我自诩，当时追逐我的人有的是，其中有富豪，有身分极高的武士，而我偏偏跟上那高傲的赖汉……”

“想起小次郎先生，你会没有意思再给别的男人谈恋爱

了吧？”

“你真问得出奇，嘻嘻嘻……”

“问得出奇？”

甚内在自己那象妖怪一般的丑恶的脸上抹了一把。

二

铃姑讥讽地说：

“其实，那也是的。我的年纪还轻，又不是明媒正娶的小次郎太太，假如我现在就是看上了你甚内哥，也不足为奇。你的关心，我真感激……”

“不，不是这种意思。并不是我对你有什么……”

甚内慌忙说。

“那当然，我也知道。刚才只是比方说哪，你是小次郎老爷的部下，我是他的情妇，谁也不能爱上谁。我们只是朋友，只是同志。我就是爱上别的男人，也决不会同你甚内哥有什么……可不是吗？”

“当然，当然……”

鸭甚内没精打采的回道。

对男人，甚内虽能发挥其魔鬼般的压力和雄辩，唯有关于此道，却非铃姑之敌。而且，虽在铃姑不断的训练之下，仍毫无进境。但他那份认真，却也伤透铃姑的脑筋。尽情冷嘲热讽之后，铃姑的心中却抑不住对他惹起怜悯与同情。

“可是甚内哥，未给武藏加上绝命的一刀之前，我铃姑决不此图！”

“那当然！”

无论任何场合，一提起武藏的名字，甚内便显得异常紧张。

这一点，铃姑未尝不是，现在也许在甚内之上。原是为了安慰甚内的，但不知不觉咬牙切齿地说：

“可是甚内哥，真气死人！咱们费尽千辛万苦，抛开了爱情和一切，而武藏却依然无恙，倒是阿通、阿悠左右逢源，怎么不气死人！甚内哥，这次可有把握？”

“昨晚不是说过的吗。岸孙六当面晋谒板仓老爷，各细说明。板仓老爷的火急文书，早在三天以前便送达佐渡家了。”

“那封文书中，不晓得是不是尽依岸孙六的主意？”

“孙六是从板仓老爷依为左右手的亲信口中得来的消息，那还会有错吗？前天，佐渡一家到不老庵举行露天茶会，曾招请了中津的秀月尼姑，大概就为的商量这一件事吧。”

“这样看来，准错不了。唉，那个聪明伶俐的二八少女，一变而成牛山濯濯的尼姑，虽然有点可惜，却是爱上武藏的果报哪。从此武藏手上的两朵鲜花，萎了一朵了。嘻嘻……”

铃姑乐得放声大笑。

“铃小姐，这件事竟值得你那么高兴？”

甚内的眼中，射出锐利的光芒。

“啊呀，不应该高兴吗？”

“太早了，我们的舞台刚刚揭幕呢。好戏还在后头哪！”

“那也是的，这以后才是甚内哥大显身手的时候哪。”

铃姑苦笑着说。

三

第二天早上，浪人中的工藤某，变了脸色跑到甚内住处。

“工藤，怎么了？”

甚内瞪着两眼问。他现在是俨然一个领袖，与以前的下人风情，判若两人了。他那丑恶的脸相，反给他添上几许威严。

“鸭先生，惨了！昨夜深更，从城里出来五六个武士，一看，正是‘武藏五人团’。过了大桥，不晓得是什么人，坐上等的轿子，沿博多街道朝南下去。咱推想轿中的人，必是悠姬。跟踪下去的，是咱与恩田、木仓、濑川四人。过清水到了黑田领内，闯过乌旗，一直往前。”

据工藤的报告，是这样的——

轿子过黑崎又是一、二里。四个人若隐若现盯在后面，但素来急躁的恩田却忍不住了。

“不耐烦，索性上去盘查看！”

“不可造次，对方原是佐佐木小次郎的高足，现在是著名的‘武藏五人团’哪。”

工藤虽曾这样阻止，恩田却不答应。

“有什么了不得，大不了是二十上下的小伙子。总得有一天正式敌对的，倒不如乘此早些解决，也是诱武藏出面的一策。”

“那也是的。好罢，上前！”

于是，四人便扎紧覆面的头巾，加快脚步。那时，天已拂晓。

“等着！”

随着恩田的吼声，轿子和人都站住了。寺尾新太郎等五人，加上少年矢野三十郎，一齐回过身来。

“什么事？”

五人团中的山东，高声喝问。

“盘查轿中究是何人！”

“盘查轿子！凭什么？”

恩田怒眼，拍着刀鞘说：

“不服吗，好小子！”

山东咧嘴一笑，其他五人也跟着大笑起来。

“笑什么？看刀！”

恩田乘敌不备，倏地拔刀向山东挥去。山东那敢怠慢，举刀一格，回手右挥，把恩田劈为两段。

“当心！”

“上前！”

双方一齐拔刀，各找对手厮拼。但甚内一党，那里是“五人团”的敌手，不到几回合，只剩下工藤一人了。

说到这里，工藤低头说：

“不是我贪生怕死，就是拼了一命，也只是徒然白死，所以忍辱逃回，特来报信。”

四

工藤去了之后，岸孙六跟着来了。这个在长崎被武藏挖

去右眼的密探，自此成了独眼龙。年龄与甚内相近。长长的马面，原带着几分傻气，变成独眼之后，倒反而显得凄厉、结实。

加上铃姑，三人便计议起来。

“唉，轻举妄动的家伙！”

甚内把工藤的话转述了一遍，岸孙六恨恨地说：

“那么，工藤有没有说，轿中坐的确是悠姬吗？”

“那很模糊。说是刀战一开始，轿夫便逃走了，轿子停在路边，一直没有人出来。”

“哦——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甚内突出下巴说：

“据我推想，确是悠姬。”

“鸭先生，倘或如此，那可不得了，悠姬必作逃亡的打算了。黑田、锅岛、加藤……丰田恩顾的王侯，有的是。”

“不错，理所当然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那时悠姬早已不在轿中了。无论多么聪明的女孩，刀战中也决不可能静静地坐在轿中不出来的，而且据说最初在场的寺尾新太郎，到后来却找不到了。是半途上，带着悠姬溜走了。”

“哦……也许如此。总之，他们不知道暗中跟踪的方法，一定是有了破绽，被对方警觉了。”

“岸先生，悠小姐是会武藏去了。”

“嗨嗨，武藏？”

“武藏曾在附近露脸。”

“哦，可能是这样。一个贩针的客商昨夜住在客栈里，说是在中津碰到很象武藏的武士，是五、六天前的事了。我

刚才来，原是想告诉你们这件事的。”

“那么一点不错，武藏一定躲在小仓与黑崎之间的什么地方。”

甚内肯定地说。

“唉唉！”

铃姑恨恨地说：

“那么昨夜，武藏与悠姬是见面的了。”

“唏，唏，唏……”

甚内浮上他那得意的，充满着咒诅的笑容，说：

“不是这样，便与剧情不合了。哪，铃小姐，悠姬假如乖乖地做了尼姑，这出戏便做不下去了。佐渡要她去 做 尼姑，悠姬不愿意，于是偷出相府会晤武藏，而护卫她前往的则是‘五人团’的青年……”

“等一等，甚内哥，武藏在路上该不会知道这里的事，为什么不公然到佐渡家去呢？”

“他们那边也有拿鹅毛扇子的，就是长崎的座头。在这里已经露过两三次脸了。替武藏联络的，就是他。”

“哦，我也见过，但没有警觉到这点。不错，不错！”

孙六亮着独眼说。

五

甚内兜着下巴：

“岸先生，铃小姐！这件事只许我们三人知道，对别人不可泄露。”

“那又为什么？”

孙六不解地问。

“那是为了不让武藏占先。你没有感到吗，武藏凌厉的剑气？他正在等着我们哪！走错了一步，我们便是扑火的灯蛾，自趋死路了。这尚在其次，假如让他抓到一丝线索，凭他那神出鬼没的诡计，咱们好不容易布置好了的天罗地网，便被撕毁了。如果让咱们的人全知道了，倘或不知厉害，轻举妄动来上一手，咱们便全盘垮了。”

孙六点头称许。

“有理，那么听其自然吧。”

“这又不然。由咱们两人，暗中先去打探那厮巢穴。”

“哦，好罢。”

“甚内哥，我呢？”

铃姑不服气地插口说。

“铃小姐，对不起，只好请你暂时担待些，耐一性子。你上台时，便是大团圆了。”

“甚内哥，回回如此，这次的大团圆，真靠得住吗？”

“哼，这次准错不了，山人自有妙计，等着瞧罢！”

甚内耸肩而笑，又用手抹了一把鼻子。

甚内与孙六扮成行商，悄然出了客栈，沿博多街道迤南而去。到了清水时，甚内却说：

“岸先生，独眼对独臂，惹人注意。咱们分途去罢。”

“好罢。这类事是本人的拿手本行，倒是独行独往来得方便些。”

说定之后，两人便各奔前途。好孙六，只见他一紧脚步，眨眼间便去得无影无踪了。他是准备先赶到黑崎，再往回一路打听下来。

甚内则沿路到村落穿攢打听。到了乌旗时，太阳沉西，天已落黑了。

“今天到这里为止，暂先回去罢。”

甚内自语着，正想往回趲时，突然从松林中响起琵琶的声音。

“奇怪……说不定是座头森都？”

甚内静静的倾耳谛听着，心中无端地感到一阵跳动。

“哦，也许是？”

甚内循声进了松林。声音渐走渐近，见到一栋人家。甚内绕到屋后。

“是了！”

后间窗上映着的人影，一眼便知是奇装的武藏。琵琶的声音正从那里传了出来，武藏悠然自得，好象正在一心听着森都的琵琶。

可是，甚内却悠闲不来，吓出一身冷汗。窗上的人影透出冷冰冰的杀气，咄咄逼人。窗上的影子一晃——

“啊啊！”

象是武藏的剑气脱窗而出似地，甚内拔腿便跑。他不敢回头，没命前窜。拍达——同一个人撞了个满怀。

“呀呀，岸，岸，岸先生！”

是孙六站在当路。不愧官家密探，他竟也找到武藏的藏身之处了。

第三十一章 心照不宣

平素谨慎的武藏，又为什么让森都在他隐蔽的藏身之处弹奏琵琶呢？

那是晚饭后不久。

“森都，久违了，请奏一曲。”

武藏这样说时，森都倒为之一怔，随即皱眉说：

“不要紧吗？武藏先生，甚内知道我的琵琶哩。”

武藏微笑着说：

“正想让甚内也来欣赏。”

“唉？”

“黑崎一闹，甚内一定早已警觉到我躲在这条路上，正在这一带到处摸索吧。趁此机会，同那厮们接触也好。我想制敌先机，主动地邀请他们前来哪。”

“原来如此，那我得多使点劲力哪。”

于是，森都便从声讴歌，弹奏起得意的名曲“坛浦之战”来了。果然，他的琴声把甚内诱来了。一曲既终，武藏问道：

“怎样，有警觉吗？”

森都微笑着说：

“有，但武藏先生，似乎时机尚早。”

“不，不早，密探岸孙六也到了。这里的街道很窄，容易了断，好戏快开场了。”

“先生，杀人吗？”

与市缩着颈子说。武藏抚着他的头顶。

“与市，不怕。不在这里杀人。”

“先生，在那里？”

四郎耸了耸肩膀。

“在那里便难说了。我只知道这次杀人，得把悠姬公主夹在当中。四郎，你明天到小仓叫三十郎回来，再不能让他一个人住在客栈里，太危险了。”

这时，寺尾新太郎来了。他首先报告悠姬已平安回到相府；继而又说，藩士中也有两、三个人与甚内通气。而且在路上，他曾碰到甚内与孙六。

“寺尾！”

武藏突然沉住声音叫道：

“你们现在的处境很难，不知作何决心？”

“是，为了悠姬公主，不惜赴汤蹈火……”

“违反相爷之命！”

“是的！但我们发现了矛盾的两个相爷：一个是所司代压力下强迫公主出家的相爷，另一个是不愿公主削发的相爷。我们都爱护着公主，决心替不愿公主为尼的相爷效劳，守卫公主的安全；纵使一时间受相爷的谴责，我们相信终有谅解的一天。”

“哦，好志气！”

武藏神采奕奕地说。

“武藏也同各位一样，只要推诚相见，相爷自能知道。不，象佐渡先生这样人物，虽是所司代的授意，绝不会冒失地让公主去出家的。我相信相爷，敌人只是甚内一派。”

武藏满自信地说。

二

“铃小姐，找到武藏的巢穴了。乌旗一个叫做才助的渔家。”

甚内得意扬扬地说。

“那倒好。”

铃姑的反应很冷淡，甚内把她搁在一边，至今愤愤不平。

“还是那么厉害，看他悠闲地在听森都弹奏着琵琶，但剑光四布，杀气逼人。”

“你是吓破了胆的，大概一见便没命的逃跑了吧。”

“嘻嘻嘻……，说来惭愧。我虽没有与武藏直接交手的意思，但到底还得拼命进修……”

甚内倒并不隐瞒，老实认输。

第二天，甚内过了午刻便出去了。铃姑趁着机会，袖了短銃，也飘然而出。好久不见武藏了，怎能不见上一面。甚内一直是那么大排场，但铃姑不然，只是抱定决心用短銃射击武藏，贯穿他的胸脯。

上灯时分，铃姑绕过松林，蹑手蹑足到了才助家。

“呀呀！”

铃姑不觉红了脸，住了脚步。武藏在那里，而且赤身裸体——朝着院子的澡缸，背身而立。

“天赐良机，千载一时……”

铃姑点上短銃的药线，踏着暮色，逼近前去。距离丈许，她掩蔽在一株大松干后，瞄准着武藏的背影。血在沸腾！胸在高鸣！武藏已是她的囊中之物了！这阵高兴，把铃姑打进醉醺醺的风暴中。

偶尔，她想见他一面。同时，武藏也象警觉到了，霎时翻身过来。武藏的眼光，疾如流星般射向铃姑的胸前。

“是铃姑罢！”

声音是低沉的。

“哦，武藏！”

“开枪罢！”

但铃姑的手不停的发抖，终于无力地垂下了。

“那么，回去！”

“可恨……”

铃姑踉跄地，消失在暮色之中。但武藏仍屹立不动，全身闪过一阵战慄。

“惭愧！太大意了。”

武藏觉得背上一阵剧痛。

铃姑没有发枪，但武藏与被击中一般，心中感到一阵的沉痛。

“惭愧，终身之羞！”

武藏恍然自语着说。

第二天，武藏不再入浴。不，这天之后，武藏便终身不再入浴了。要不然，只是在湖畔、海滨、河边或溪流中淋